



A7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最早起点，虽然在“大历史”中不易被看见，但仔细观察背后的脉络，其中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
——澳门作家系列 7：邓晓桐

A8 来自广东的作品中，李小军的漆画《折山入梦》和谢彬安的油画《和煦时光》分别获得了铜奖。
——朱绍杰《艺术，要有融入时代的应变、拓展与创新》

A9 小津的电影大都平和、细腻、舒缓，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就像生活本身，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有起伏的人物内心，以不动声色的力量直击人心。
——吴玉辉《“寡妇村”的〈平安扣〉》

A1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看生活也如是，生活看我也如是。
——董改正《你的生活总如画》

藏身粤北小城的摄影博物馆，为何会引起国际瞩目？ 总投资仅 1900 多万元，建筑设计的新旧融合，连接历史和未来，成为它最大的亮点

连州：打通摄影和建筑两门艺术

A 创建不同于珠三角的新空间

每年 12 月，是连州最热闹的时候。

这座距离广州三个半小时车程的粤北小城，因为摄影而享誉世界。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年展如期而至，无论是参展艺术家、外地观众还是本地人，都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节，一起享受艺术带来的喧嚣和快乐。

从 2005 年创立至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一直以不同于其他摄影节的先锋姿态备受瞩目。而近两年来，除了展览本身，连州摄影博物馆引起的话题热度也越来越高，不仅因为它是中国首个公立当代摄影博物馆，更在于它非比寻常的建筑设计——2018 年，它曾作为广东唯一的建筑代表，入选第十六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展览。

由摄影年展衍生而来，致力于当代摄影研究，连州摄影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当然是摄影展览。但是，当你置身于这座位于连州老街中心的博物馆时，你会深刻地理解它和当地的联结，远远不止摄影这么简单。

博物馆坐落于连州旧城中山南路，连同中山北路、建国路、城隍街一带，沿线基本保持原有民国时期的城市风貌，是市区内仅存较为完整的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从博物馆外充满市井气息的街巷走进半户外中庭花园，再经由曲折的连廊、楼梯，造访空间各异的展厅，最后上升至屋顶的阶梯天台，在博物馆游历的过程中，很多老城的日常生活场景甚至被放大的景象，透过门窗或其他开放的空间迎面而来，它们和馆内正在展出的前沿当代艺术发生碰撞，让人困惑，也引人沉思。

新旧之间应该怎么融合？这是当今城市发展绕不开的文化命题。连州摄影博物馆被建筑评论家喻为“时间机器”，同时映现城市的历史和未来，也正因此，即便它藏身于连州这样的偏远小城，依然能在国际上引起瞩目。

12 月 5 日，连州摄影博物馆建筑设计师何健翔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揭开“时间机器”打通摄影和建筑两门艺术，实现时空穿越的秘密。

羊城晚报：是什么机缘让您参与到连州摄影博物馆的建筑设计中？

何健翔：这个说起来很简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监段煜婷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跟她一起做连州摄影博物馆这个项目，当时摄影年展已经做了十多年，无论是从策展人的角度，还是从城市文化需求的角度，都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承载过去积累的文化资源和展览经验。这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事，虽然刚开始对连州不太熟悉，它和我的家乡江门新会或者珠三角一带的城乡文化、城市特点都不太一样，但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差异，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学习的机会，我们试图通过创建新的空间，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址在连州老城老街这个位置？

何健翔：我们当时对摄影年展的三个展区，包括果品厂、旧粮仓、二鞋厂，都有考虑。最后选了果品厂的位置，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位于连州老城中心。所有的老城都在衰败，连州也一样，如果有可能在这里建一个博物馆，或许可以给老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对连州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另外，三个展区中果品厂的建筑质量比较差，有几栋都是单层的木构架的房子，接近破败，我们就觉得不如趁这个机会置换掉其中不能用的建筑，为老城带来新的活力。

羊城晚报：原来的旧建筑都被拆除了吗？

何健翔：没有全拆，中间的房子是保留下来的，只是做展厅的立面改了，另外一半的立面都没动，现在用作仓库。被拆除的建筑中，有很多旧的元素，包括木头窗框都被编织到新的建筑里，瓦片有一部分也是原来的，立面上的青砖也是由原来的房子拆除而来，还有报告厅室内的立面，也是用了旧房拆除的木梁，挑了一些好的直接安装在墙面。因为当地的财力有限，可以利用的物料我们都尽可能循环利用，这个在我们的经验里是很少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整个新馆的建设成本很低，在北京三环以内可能连半套住宅都买不到。

羊城晚报：虽然博物馆和周边的居民楼紧挨着，但却一点也不冒犯老城原有的肌理，是怎么做到的？

何健翔：我想是因为它创建了和老城现有尺度相似的立面和屋面，参照了老城错落有致的空间组织，而不是像现在很多建筑那样，只是粗暴地一拆一建地竖立，完全没有组织性的空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旧材料的延续和循环利用，会让人产生天然的亲切感。

B 在商业之外探讨生活、历史和未来

羊城晚报：做这个项目设计时，您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何健翔：连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去得越多，你会发现它的历史、人文都非常丰富，逐渐地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设计理念，那就是要构建一个离散式的、将老城作为背景的一个立体观展游历。我们把常规上很宏大的展厅，分解为一个中中小型的展览空间，让人可以在展厅和展厅之间，有一种游历在老城的感觉。同时，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整体屋顶加墙面的“罩子”，把限定场域内的游历“罩”起来，而屋顶本身也是一个公共空间，等于这个游历

的过程从地面开放的架空层一直贯通到屋顶。我们希望为每一个进来参观的人创造一种奇妙旅程般的体验。

羊城晚报：您在设计过程中是如何考虑建筑艺术和摄影艺术的融合的？

何健翔：摄影一直在往前走，我们在设计时预留了很多跟传统的平面摄影展示不同的空间，比如首层的架空庭院和屋顶的户外剧场，可以举办类似发布会、工作坊性质的活动，也能满足以后影像艺术可能出现的新形态的展示需求。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和摄影界的朋友



老城和新博物馆的并置和交融 张超摄

都一直保持交流和相互学习，尽一切努力打造面向未来的、可拓展的展示空间。

羊城晚报：珠三角的建造活动可能是全世界最频繁的，您觉得我们的建筑文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好的建筑作品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何健翔：很多人很悲观地认为珠三角没有建筑文化，我完全不赞同，但目前来看确实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和作品。高密度的建造活动让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辨别，而且现有的商业力量超过了一切。要想培育真正的建筑文化，必须寻求更多商业之外的东西，

首先是新型的社群关系，商业社会中大家在一起只是生产或经济关系，而真正的公共性，是人们在商业之外，一起探讨生活、历史和未来的话题。回到建筑本身，如何营造它的公共性，如何利用空间去引导人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我想一个好的建筑师会热衷于去创造这种可能，促进大家相遇、交流、思考。好的建筑包罗了社会学的方方面面，这很难仅仅在商业里得到解决。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自信，这样是很难做出可以成为城市遗产的建筑作品的。

热点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图/由天闻角川提供

日本知名动画导演、作家新海诚的最新作品《天气之子》正在中国内地热映。在前作《你的名字。》的口碑推动下，这部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引起热议。

和《你的名字。》中彗星空袭的背景设定相似，《天气之子》的故事设定在一个气象变化混乱的时代，讲述离家出走的少年邂逅了拥有控制天气超能力的少女，跨越两个世界互相追寻的故事。

新海诚的作品以画面唯美、情感细腻著称，在电影上映的同时，他亲笔撰写的原作小说也已在大陆出版发行。为了让小说里的每个瞬间成为不亚于电影的场面，新海诚补充了很多电影没有的描写。据小说的出品方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介绍，目前《天气之子》简体中文版总发行量已经突破 45 万册，在当当、京东图书类目位列青春文学新书榜前列，并已连续八周挤进北京开卷的虚构类畅销书榜单。



日本知名动画导演新海诚新作《天气之子》的电影和小说正在热卖，电影和小说有什么不同？“壁纸狂魔”的细腻画风落到文字上会是什么效果？近日，新海诚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为我们揭开《天气之子》创作的秘密——

新海诚：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自己惊讶

被身边的人喜爱才会传达到更远的地方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受到广大中国读者们的喜爱，您的感受如何？

新海诚：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年轻人的烦恼与憧憬，这是跨越国界的普遍话题。中国的读者和粉丝们让我明白了，只要认真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身边的人所喜爱，作品自然就会具备传达到更远的地方的力量。

羊城晚报：您的前作《你的名字。》在中国引起了现象级的观影热潮，同名小说也取得不俗的销量。请您谈谈，阅读小说能给观众带来哪些在电影里得不到的体验？

新海诚：电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讲述故事的时间艺术，但小说的时间是属于读者的。读者可以选择花半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也可以选择花上数周时间细细品味。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是读者与自我进行对话的过程。在谈到帆高的想法与行动时，读者也会不由得去遐想如果换作自己会如何行动。这样当一本书读完后，应该也会或多或少对自己更多了几分了解。如果大家能这样悠闲自得地享受作品，我会很开心。

羊城晚报：《天气之子》的小说和电影有哪些不一样？作为导演的您，和作为作家的您，是如

何互为补充和促进的？

新海诚：无论是《你的名字。》还是《天气之子》，都是在电影脚本完成之后才开始小说创作的。但是通过撰写小说，我本人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各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这些经验在电影的配音过程中很有帮助。例如故事开篇，乘坐轮渡的帆高因为看到下雨而高兴的场景：在电影里是没有说明为什么帆高会如此开心的。但是我小说中所写的帆高的心情说明给配音演员后，也启发出了演员更好的演绎。

拭去一些现代人的压迫感

羊城晚报：“少年与少女的相遇”这一主题在您过往的作品中也曾作为重要主线出现。在《天气之子》的小说中，在对主人公帆高和阳菜的相遇的描写上，您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新海诚：对于帆高来说，阳菜就像是“未知”的象征。因此我有意使阳菜所表现出的言行难以预测。阳菜就是那种“本以为是生气了，结果下一秒她却突然笑了起来；本以为是她在笑，结果笑着笑着她又哭了起来”的少女。让观众们都预料不到阳菜下一句话会说什么，这是我希望呈现的效果。

是想通过《天气之子》向观众和粉丝们传递什么思想？

新海诚：我想把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帆高描写成与观众们持有不同正义感的角色。某人的正义，有时也会与其他人的正义相冲突。帆高一门心思“想要拯救阳菜”的行动，可能会给社会的其他成员带来困扰。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够与帆高达成情感上的共鸣。如果有更多的观众对那些怀揣着不同正义感的人们给予共情，或许现代人所感受到的难以喘息的压迫感，就能多少被拭去一些吧。

羊城晚报：在《天气之子》中，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位？

新海诚：应该是阳菜吧。RADWIMPS 的野田洋次郎先生也曾说过，阳菜是那种让人不禁想到“如果有她那样的朋友可真好啊”的角色。

羊城晚报：从《言叶之庭》中的雪野百香里，到《你的名字。》中的宫水三叶，再到《天气之子》中的天野阳菜，您在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女主角都非常受到男性观众的喜爱。在塑造这些角色时您最为看重的是什么？

是因为存在着未知，我们才会想要去了解他人。因此，我会有意在作品中的女主角色身上，添加一些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部分。

羊城晚报：就像《你的名字。》中三叶失去糸守镇那样，这次您仍然想讲这一个关于我们失去容身之所的故事。请您谈一谈对于“失去”的理解。

新海诚：生活在日本这样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经常会有“说不定哪天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也会消失不见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或早或晚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那么我也可能是想通过电影创作，对那种失去之痛有个心理准备。

另外，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有过失去某些重要地点的经历。背井离乡也就近类似于失去了故乡这个地方，与恋人的分别也就等同于失去了二人共同经历过的场所。所以失去容身之所，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经之痛。

羊城晚报：您所创作的作品一直备受粉丝们的期待，但是对于“粉丝们所期待的东西”和“作为导演希望表达的东西”，您是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平衡的？

新海诚：就我而言，比起“想要向他人传达某些东西”，“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自己惊讶”这种心情会更强烈一些。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信，如果能做出让自己为之惊讶的作品，就一定能够得到观众们的喜爱。



新海诚



长征第一山(国画) 黎雄才



春生长艳(版画) 黄新波

龙羊峡(国画) 关山月

一心“卖画”的质疑值得警醒

光荣属于过去，新的艺术高峰有待后来者的努力。林蓝认为，传承是主脉，创新是主责。未来画院画家当力求表现“小、大、正”，即小人物、大时代、正能量。广东画院迎来建院六十周年，正值广东画院新址建设即将最终落成交付使用之际。李劲堃表示，广东画院将依托明年落成的广东画院新院这一全国瞩目的文化强省重大标志性建筑，建设广东画院研究院(60岁以上)、广东画院(在职画家)、广东青年画院(45岁以下)三大平台，开展岭南老中青美术大家推举计划，争取成为中国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高地。

将“小我”放在更大的格局中

广东画院成立于 1959 年，初期称“广州国画院”，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四大画院之一。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广东画院已经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美术研究机构。60 年来，广东画院聚集了黄新波、关山月、方人定、余本等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艺术大家、一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历任在职画家，以及一批有才华和纯粹艺术追求的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年轻力量，共同构成了广东画院的重要力量。

“广东画院首任院长黄新波是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主将。”广东画院副院长林蓝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那时起，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为社会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就已深深扎根老前辈广东画院画家的血脉里。第二任院长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则代表了国画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宏大创作的一个高峰。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全国美术界盛行着“红光亮、高大全”的绘画风格，广东美术却独辟蹊径，用充满生活气息、清新自然的艺术语言来反映时代主题，涌现出汤小铭、林庸、陈衍宁、伍启中等代表性画家，形成广东画坛“四大金刚”和美术创作的“广东方阵”。林蓝认为，广东画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品，展现出艺术家对主旋律创作的满腔热忱，他们在极端投入的状态下，充满激情地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主题性作品，留下了时代经典。

近年来，广东画坛、文化界组织了一系列回顾性质的大型活动，总结上一个百年以来广东美术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林蓝表示，回望广东美术百年历程，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合古今”的艺术宗旨百年昌兴，体现了广东文化生机勃勃的特质。“我们所要坚守的正是这样的传统，站在中西文明、古今文化的交汇点，不断去吸纳，创新该创新的，坚守该坚守的。我们得出这样一条规律，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艺术家要创作属于时代的作品，一方面保持之以恒将自己的艺术打磨得更精湛，同时要将自身艺术特点、艺术状态贯注入讴歌时代、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宏大创作中，使‘大我’里有‘小我’，使其从内容到形式具有深度、高度，在当代立得住、更经得起时间考验，而将艺术家的‘小我’放在更大的格局中，‘大我’必使其更具张力、更为博大。”

早在 2008 年，吴冠中提出了“取消画院，取消美协”，此语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和强烈反响。李劲堃曾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回应，画院的建设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我们用公正合理的方式去看待中国构建画院的历史和现状，就不难发现，在每个省、每个区域的重要画院里，出现大家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以前有人说要取消这个、取消那个，他们没有看到，正是这样的组织，让中国的画家在不同领域、不同空间做出他们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有某些缺陷，就彻底否定这件事情。以广东画院为例，能够建造这么一个新院，不仅有利于地区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画家对中国文化自信心的形成。”

当下艺术创作多元化，李劲堃认为广东画院自建院以来，一直都是广东创作水平的标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广东美术创作的一个高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广东画院目前仍是全国画院发展比较完善、水平比较高的画院。但是如何在过去 60 年积累的历史经验里，在现有机制下培养我们自己的大家，我们还是要按照建院宗旨继续推进。”